

不偶然而致之也 上曰全羅道兩日並出至為駭愕故欲更詳問之
大臣以為不可故不問也然當上下交修以盡消弭之道○三公啓曰
連日風惡隕霜純陽之月有如是之灾臣等不識厥咎所由臣等皆無
狀冒居相位不能燮理陰陽若以賢者委調燮之任則灾可以弭矣
上曰古者有灾責免三公此甚誤矣自今當更加恐懼修省不可以辭
職也仍啓曰綠楊坪俗舉親閥此爲武備之解弛也請於近郊行之而綠
揚坪則待秋而行可也竊聞畿甸之內爲飢饉所迫耕種且不給焉自
上雖軫念勿使煩民然殿坐基址及道路修治非民力不能焉 上
曰綠揚坪比近郊稍遠若秋則日短往來必有乘夜之弊今乃日長故
欲於遠地行之耳○隕霜氣候如秋京畿長湍雨雹害穀隕霜全羅道
珍山龍安高山同福鎮安等邑連三日隕霜○壬戌受朝參○三公
啓曰昨日以綠楊坪親閥未便事一啓而不得命焉今反覆思之年凶
軍馬飢饉二息之地往還時或於中路有顛仆之弊則事多有損兵曹
亦以軍馬羸弱爲憂下情皆然請待秋成兼舉觀稼而親閥武事爲便
今則始於近郊行之何如 上曰有弊如此則豈必於綠揚行之哉予
之欲於遠地行之者爲其欲整其軍馬也今則可於箭串行之也○御

朝講 上曰近來災變連作至於純陽之月隕霜大臣等昨日來辭其職豈以辭職而灾可弭也當恐懼修省惕慮可也何以則應天以實而灾可以消弭也且軍務解弛久矣當審軍士法當持騎卜馬入營隨番而常借京人馬以為點考之備自具騎卜者無一人焉故欲於遠處閱之以整其軍馬也大臣以為有弊故今姑停之矣軍馬之不齊乃兵曹檢舉甚慢所致宜自今嚴加檢舉勿使解弛領事金誼曰在法當備騎卜馬入營矣近來凶荒連歲穀草極貴軍馬困瘦且畿甸之民方事耕種弊不可不慮待秋成行之可也故啓之 上曰京畿之民果不無其弊矣若以軍馬之不實為辭則不可也閱武之時尚然則若遠方有不虞將何以用之雖曰年凶軍伍之事不可不整齊也庚午之變是年有
倭變軍馬不齊故臨征之際奪人之馬而赴焉此非細事大司諫徐祉曰今年飢饉太甚民不聊生三公升啓至當若軍馬之事則上教亦至當矣臣觀責已傳旨內有云邪正顛倒是非靡定耶此言如當時則可也近來朋比亂政之輩雖不得一一治罪取其已甚者定罪矣下人之議或有不一者而復有此教臣竊不識 上意之所向也 上曰傳旨則使參政院起草矣予則泛然觀之若有心而觀之則果如此也平心而

觀之則不知其非也執義蔡忱曰近來邪正分明進退矣而人心或有
未定者如此見傳旨者必生疑而不能辨定於邪正之間也社曰上
意若以此為泛言則已矣若於前日之事持疑不辨而有如此傳旨
則臣恐有不可也上曰政院不能長慮深思而起草也且六曹堂上坐
不坐書啓事至爲煩瑣非古例也豈無所傷乎社曰嘗欲論啓而但臺
諫者以糾察為任此亦議政府總攝六曹之事故不敢論啓比法有二
不可待六卿太迫一也都堂大臣當自檢舉可也而今逐旬書啓徒為煩
瑣二也大抵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政府不自檢治而歸煩於上甚非便
宜忱曰夫六卿亞於三公國之大臣也雖不有檢治之事而必有勤恪
無隳職事矣豈待人檢覈乎詳曰政府以坐不坐書啓而下法司推問
則答以郎官不齊故不坐也堂上勤於職事則郎官自然整齊矣大抵
此不必欲檢舉而使之勤職也但以此書啓則六卿必自動恪而亦有
所警勉者也上曰此法在祖宗朝所無今始建議矣然新法必有
其弊參贊官尹殷弼曰臣之直宿日四更日官報云南方有火氣臣起
而親見之則果有赤氣如炬若進若退若滅而還熾甚為驚異近日凡
自土所為如經筵等事寢不如初其所以憂勤惕慮日接賢士而延

訪消弭之道多有不舉矣在前如經筵三時不廢今不如前臣竊未知
焉上曰近日果以祭齋累日不御經筵矣且經筵或朝或晝或不時
無一定之規不可定為三時而拘泥爲之也○傳曰大臣以為軍士等
以穀草稀貴不能養馬馬多羸弱恐於中路或有顛仆之弊如行幸之
際不能整齊則其於徵發赴邊何以用之自今隨番軍士入營之時各
令整齊騎卜馬毋令解驥○傳曰政府以六曹堂上坐不坐常常書啓
事甚未便自今勿書啓如有所聞則各別檢舉○刑曹啓曰全羅道有一
正兵之女適內禁衛夫死奸驛吏此女以正兵之子論之則非士
族罪不當死以內禁衛之妻論之則士族
媢者在法歐本主期親者當死然姊妹出嫁者當降服此人等斷之何
律耶傳曰收議于三公○傳曰邪正顛倒是非靡定之言果有邪類窺
伺之弊矣然傳旨雖未及頒於外已布各司不可改也○御晝講講小
學侍講官鄭士龍曰此書所云張公藝能自忍故乃至九世同居允處
事接物莫如容忍不能忍則必至敗事古人云小不忍亂大謀古人每
於忍字做功焉夫忍之功在凡人尚然况人君乎自上亦當著力留
意夫有逆耳之言則容忍而受焉以至處事接物莫不以忍爲德則無